

一条河与三部曲

□梅洁



在鄂西北我诞生的那座千年古城脚下，有一条大河——汉水。童年的记忆里，大人们从来不把汉水称为汉江，也不称汉水，他们总是叫它“大河”。汉水就这样亲近地、善良地、谦卑地偎依在故乡千年的土地上。

我在河边长大。
真、善、美与想象在河边长大。
“妈，大河从哪儿流来？它又流向哪儿去？”望着迎面飘来又远远飘去的江水我问母亲。

我想，从那时起，一个纯情女孩就一直站在江边，忧伤地谛听来自河流的一种密语——无论后来她离那条河有多么遥远……

一

长达半个世纪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改变了汉水的命运。
工程就是引这条江的水解救中原、华北的水危机。
1991年，我离别汉水已有31年。当我踏上故乡的土地，当我与江边一群男娃女娃围着一盆烧得很硬很旺的炭火，听他们说汉水中的大坝；然后我们一起走向江岸，凭水而立，默默地凝望大河流向大海的风景；默默地倾听在水下的音乐……

就在那一年我终于弄明白，我的故乡因为有了这条古老的大河而诞生和演绎了三千年的文明；也因为有了这条美丽的大河，1958年开建的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巍然矗立在江中时，鄖阳古城已经沉没在江下……我最终完成了《山苍苍，水茫茫》的长篇报告文学。当这篇作品落笔之初，我就发现，对于汉水的虔诚与膜拜已成为我的宗教；而对于星宿陨落的故乡——鄖阳，从此成为长长的牵念与惦记。

1993年，《十月》杂志第2期头条发表了8万字的《山苍苍，水茫茫》（以下简称《山》），京城和故乡十几家媒体报道和转载了这部作品。故乡人复印《山》文竟然使整个城市复印纸脱销，他们说这是这个时代“鄖阳纸贵”。后来，机关、学校、厂矿、城乡、县镇开始铅印单行本，不完全统计，这种铅印“白皮书”多达十几万册！故乡的大学长达10年里将《山》文作为教材，每年新生入学，人手一本《山》文“白皮书”。2003年4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湾的乡友作家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这种“白皮书”，方知家乡人已将《山》文寄达给了港、澳、台的亲人……
时光又走过了14年。

（上接3版）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总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少没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

2005年当我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得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停建、论证了十几年后已正式全面开工。矗立在汉水中的162米高的丹江口水库大坝将加高到1766米，蓄水量将由170亿吨增加到290亿吨，1050平方公里的水面相当于北京六环以内面积的1.5倍，是世界超大型人工引水水库，被称为“亚洲小太平洋”。2014年将每年向中原、华北、输送95亿吨生命之水，2030年后将每年向这些地区输送安全用水130亿吨。

汉水三千里迢迢进京，将为地表水已全部枯竭、地下水也已被240万眼机井即将抽干殆尽的北方大地带来一片生机。

而库区人民将再度失去祖祖辈辈生息的家园，30多万亩土地也将再度沉没水下……

我沿着汉水走访了100天，折转身，又在极度缺水的华北大地走访了100天，终以2年时间，创作了45万字的《大江北去》。

《大江北去》一书在故乡举办发售，父老乡亲们蜂拥而至的情景至今难忘，2小时签售1008本书成为读者奖给一个写作者的最大光荣。

我写这部书，只有一个谦卑的心愿：当清澈的汉水给干渴的中原、华北大地带来一片滋润时，当人们欣喜地端起从遥远的鄂西北流来的一杯幽蓝时，不要忘记为此而两度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

或许那时，他们正在高高的山顶，围着一堆篝火，轻轻地哼着一支人类从蛮荒走出来时的歌——“举起火把，让我们走出山谷！”或许，他们正站在江岸，凭水而立，默默地凝望葬在水下的日子，然后望着北方的天空吟唱：“你本是天上的银汉啊，我的汉水……”

我想，那歌声一定很悲壮……

二

2010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已加高至1766米，南水北调迫在眉睫，库区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移民。不到3年时间，库区再度动迁34万移民，其中我的故乡湖北十堰再度迁徙18万人。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声……

我一直关注着这场战役，我数次赶赴故乡，亲历这场战役。大雨滂沱，我和迁徙的移民们在一起；车轮滚滚，百辆、千辆的客车日夜兼程，运送着远迁他乡的移民，我在车里与他们一起前行，送他们抵达新的家园……

2012年9月，90万字的《汉水大移民》（上、下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此，我用20年时间，关注并直至写出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难忘的大迁徙，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山苍苍，水茫茫》《大江北去》

《汉水大移民》，140余万字成为中国移民史上真实壮美的留笔。

十堰鄖阳区柳陂镇卧龙岗社区安置了3000多位第二次后靠移民。

卧龙岗广场上的移民铜雕群再现了大迁徙的场景——

扛上一块汉江的石头留作纪念，我们走吧……

掬一捧故乡的土跪别家园，我们走吧……

把彭家港渡口的牌子扛上，我们走吧……

在故乡的柿树下再拉一曲悲怆的二胡琴，然后走吧……

到了那边常回来看看呀，我的姐妹……

还有那碾盘，那断墙，那使了一辈子的轱辘井……

还有“移民三部曲”。

移民铜雕群是对“移民三部曲”的立体呈现，而三部曲是对铜雕群至深的解读与注释。

铜雕群是6000里外的黑龙江人罗宏、兰玉夫妻留在世间绝美的作品。

这是一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这更是一座大牺牲大奉献大担当的城市精神的象征。

三

截至2019年2月，5年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为沿线4省市19个大中城市及100多个县市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工业用水200亿吨，沿线亿万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大幅度提高，过去几十年一直喝高氟水的河北沧州人，如今百分之百地喝上了干干净净的汉江水。

如今，北京百分之八十地域的人们都已在饮用汉江水，每当我打开水龙头，默默看着清澈的水流哗哗地流出时，我都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这是从三千里外我的故乡流来的汉水么？养育了我童年的江水，如今又要养活我的晚年么？

感恩的心绪总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内心颤动。

初春的一个午后，我独自来到了颐和园，因为我想去那里看看紧挨着昆明湖的团成湖，团成湖是接纳千里汉水北上的蓄水湖，神圣的“天下瑶池”啊。

那天，当我望着远处丹墙翠瓦的佛香阁，看着眼前微波涟漪的团成湖时，我已泪流满面……

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宁静美丽的汉水——

滚滚北上的汉水不会忘记万众一心的峥嵘岁月，在长达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鄂豫两省各级政府官员、数百万移民干部和建设队伍、34万移民全部投入了南水北调大移民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之中。无数的艰难、困苦，不尽的血汗与泪水，诠释了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执政党的信心，一个以局部的牺牲赢取全局利益的大政只有在中国才会实施，才会成功，才会实现。



中国有个滕头村

Teng tou

China's Emerald Village

中国有个滕头村

为什么要用“普通话”

我们是2018年10月才来到滕头集中采访。之前宁波出版社已经搜集了比较全面而翔实的资料，让我对滕头的发展历程有了基本了解。由于时间很紧，采访结束后，宏甲老师、宁波出版社袁志坚总编和我专门用了一个晚上来讨论作品该怎样结构，以及从哪里切入。结果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第一部分是序章，从世博会切入，提升吸引力；三任书记代表三个时期，共三章；最后一章作为结语，立足于滕头实践对其他地方乡村振兴的启示。

尽管这部作品基本是按时间顺序结构全篇，但并非“平铺直叙”。因此，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出场、故事的选择、细节的选取等等，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在写第一任书记傅嘉良时，以“最穷的人跟我来”开场，来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写到了傅企平接任书记之后，再回过头去写傅嘉良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成长。在第二章同样是在傅企平倒下之后，再去回顾他在任期间的感人细节和人生光华，但结尾并没有直接写继任者是谁，而是埋下伏笔，设置了悬念，在第三章才揭晓。这就让整部作品的结构错落有致，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

当然，也有评论家提出作品“文学性不够”的问题。其实，在语言要更文学还是更通俗的问题上，我们是经过了再三考虑的。在写这部作品之初我们就认定，滕头的意义就是要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一个范本，要能够对别的乡村有启发，能够推广，能够“落地”。

既然这部作品的主要阅读对象是普通干部群众，就要更多用“普通话”，即群众语言。追求文字的漂亮，会造成普通干部群众阅读的障碍，也会削弱文字本身的力量。

讲“普通话”，并不是不要文学性。虽然整部作品的语言近乎“白描”，但如果读者能够用心进入作品，就能感受到，在看似通俗的文字和理性的笔调之下，是饱含诗意与激情的。

我从滕头学到的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收获，如长篇报告文学如何谋篇布局、怎样塑造人物等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

我当过10多年的新闻记者，采访过的先进典型也很多，多到后来已不容易被感动。但是，我却被滕头人所深深地感动着。尤其是傅嘉良和傅企平这两任书记。傅企平，为了滕头的发展几乎把命都搭了进去。当所有村民都搬进了乡村别墅，他自己还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当滕头村集体经济已经很富裕时，他出差在外却舍不得花钱住宾馆，经常连续几天都睡在车上，最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直到现在意识仍未完全恢复。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个“零享受”的人。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傅嘉良、傅企平他们这种极简的生活态度，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滕头人惜物节用的环保理念，以及萧世显那句“布衣蔬食，

有意义处落笔，作品才更有意义

《中国有个滕头村》创作感悟

□萧雨林

其乐无穷，实不解青梁文绣，有何可恋”，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把这些感受也写进了作品，希望能对同时代的人，以及所有被物欲占领头脑的人产生影响。

通过写滕头，我重新理解了奋斗的意义。因此，我在卷首诗中写下——弯下腰身，你理解了奋斗。这是写改土造田时的滕头人，也在写我自己。我在写滕头的过程中，一次次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召唤，感受到人生是需要奋斗的。因此，我在这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写了滕头人怎样用他们的奋斗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同时也创造出属于农民的自我感。我想，读者可以从这里读到奋斗，读懂奋斗。

宏甲老师在指导我写作时曾说，从有意义处落笔，作品就会有意义。我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是写小说的，那时写的都是自己和“身边的小小的悲欢”，也会追求语言的华美，以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通过写滕头，让我明白，那其实是自己而写。为自己而写，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为农民写，为大众写，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写，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时你就是一匹奔驰的马，会走向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不仅是为了让作品更有意义，也是新时代作家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

创作谈

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

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时刻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9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

澳迎宾馆。原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